



小狗引出的故事

程 玮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狗引出的故事

程 玮 著

郁维良 插图、装帧
刘为民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375 字数 27,000

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537 定价: 0.16 元

目 录

一	讲台里跑出了一只狗·····	1
二	小班长的心事·····	9
三	他想当个侦察员·····	19
四	写在手臂上的数字·····	26
五	一根教鞭的故事·····	38
六	闪闪发光的红字·····	47
七	盯住那个黑衣人·····	54
八	李爷爷把狗带走了·····	62

一 讲台里跑出了一只狗

太阳光透过一溜玻璃窗，把四年级(1)班的教室照得通明透亮。

“沙沙沙”，随着方老师灵巧的手指移动，黑板上出现了一行清秀的粉笔字。

四十多双小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的方老师。两条细溜溜的长辫子，在方老师淡蓝的衣服上轻巧地晃来荡去。她身上散发着浓郁的春天气息。

凭着同学们的经验知道，等方老师写完生字，随着教鞭的指点，她那清亮得象百灵鸟一样的声音，就会打破这宁静的气氛，教室里开始发出整齐响亮、拼读生字的声音。

可是，没等方老师回过头来，这宁静的气氛，就被一种奇怪的响声破坏了。

“咚，咚咚！”

是哪个调皮鬼把拳头伸在课桌下敲？

方老师回过头来，带问号的眼睛迅速在教室里扫了一眼。

“咚，咚咚！咚，咚咚！”

哦，这是讲台柜里发出来的声音。讲台里怎么会有声音呢？方老师挺奇怪地打量着讲台，伸手把讲台柜的门拉开来——

突然，一个黄呼呼、毛茸茸的脑袋探出来，油光光、亮晶晶的鼻子恭恭敬敬地在方老师手上闻一闻。方老师一惊，猛地把手缩回去。“咕咚”一声，一只小黄狗象篮球一样飞出来，尾巴摇两摇，伸直脖子，“汪汪汪”地叫起来。

方老师严肃地问：“是谁带来的狗？”

教室里突然一静，大家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你，大眼瞪着小眼。

在靠窗一排最后一张课椅上的一个小胖子，用圆溜溜的胳膊碰碰同桌。他的同桌有个惹人发笑的大脑袋。大脑袋使劲晃两晃，朝他瞪瞪眼，摆出一副傻呼呼的样子，看着方老师，象在问：“这是怎么啦？我可不知道呀！”

讲台里跳出来的小狗，傻里傻气地四下看看，突然发现了什么，摇头摆尾地冲着最后一张椅桌跑过来。

大脑袋狠狠地踢了狗一脚。

“李勇！”一个又尖又脆的声音在他耳边炸响了，“这狗是不是你的？”

班长于小玫站了起来，黑长的眼睫毛下，一双黑宝

石一样的眼睛闪着咄咄逼人的光亮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李勇的嘴巴，象要从他嘴里挖出一句话来。

李勇脖子一梗，硬梆梆地说：“不是我的！”

“真的不是？”

“就不是！”李勇的心虽然扑扑直跳，可嘴硬得象铸了钢。

方老师沉稳地站在讲台前，挺认真地听着于小玫跟李勇的一问一答。看着眼前的狗，联想起李勇近来学习成绩的下降，方老师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。她没有马上开口，只是慢慢地走过去，站在于小玫身旁，象给于小玫助威，又象给于小玫撑腰。她相信这个小班长的估计大概是不错的。

小狗还在教室里捣乱。

“哗”，一只新笔盒摔到地上，小狗一惊，夹着尾巴往前排凳子下钻。

“哎呀，我的妈！”象凳子上装着弹簧一样，坐在前排的陆萍萍，“忽”一声蹦到了椅子上。

桌子一晃，“乒乓”，一只墨汁瓶滚到地上，碎玻璃、墨汁溅了一地。

小胖子刘桃桃焦急地推推李勇。李勇趴在课桌上，双手托着自己的大脑袋，得意洋洋地朝刘桃桃唠唠嘴巴，又轻蔑地瞥瞥于小玫。

于小玫狠狠瞪了他一眼，黑亮的眼珠子飞快地转

几转，把额上的短发往后一掠，低头抽出书包，迅速地把书包里的东西倒在课桌上，抓起空书包往身后一藏，转过身，朝小狗逼过去。

小狗被逼到墙角，突然站定了。它牙齿咬得嘎嘎直响，摆出一副吓人的架势。

陆萍萍站在课桌上尖声叫起来：“于小玫，别，别往前走了，要咬人，要咬人了！”

“汪汪”，小狗凶狠狠地叫起来。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，于小玫的空书包准准地套在狗的头上，正好把小狗的头套了个严实。小狗再也威风不起来了，只好“汪汪汪”地讨饶。

李勇的心象被人重重地踢了一脚一样痛，他一跳三尺高：“于小玫，放开！”

于小玫撇撇嘴，嘲笑说：“怎么，我一眼就看出来，这是你的狗！”

“说话赖皮，不要脸皮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住狗？”

“捣乱分子！”

一双双冒着火星星的眼睛，气鼓鼓地盯着李勇。

方老师的眼睛，对李勇足足看了一分钟：“李勇，这是你的狗，刚才你为什么承认？”

他的老朋友刘桃桃忍不住帮他说话了：“他想承认，怕你把小狗没收哩。”

陆萍萍气呼呼地白了李勇一眼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墨汁瓶打碎了，笔盒摔扁了，你赔！”

李勇脖子一扭，眼睛瞪得乒乓球大：“我赔，我全赔！”他拿出自己的墨汁瓶，重重地放在陆萍萍的课桌上，又从书包里掏出笔盒，朝课桌上一丢，“拿去！”

周围的同学全捂着嘴笑了，连刘桃桃也为老朋友难为情了。这是什么破家伙，还想赔人家的新笔盒，算了吧，出哪家子洋相呀！

李勇拿起破笔盒往书包里一塞，吵架一样说：“笑什么，我买新的赔好了！”

“赔？”方老师重复了一遍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李勇，你赔不起！”

李勇低下了头，可是嘴里嘀嘀咕咕：“赔不起？这又不值十万八千块，我怎么赔不起？”

方老师向前跨了一步，问他：“你耽误了全班同学的上课时间，你算算看，一个同学被你耽误了三分钟，



全班四十八个同学，被你耽误了多少时间？你说说看，你赔得起吗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李勇卡壳了。一来，他还没有算清到底耽误了多少时间；二来，他觉得是赔不起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，我，我赔个屁呀！”

“哈哈！”同学们全笑了。套着书包的小狗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也“汪汪汪”地凑起热闹来。

方老师看看小狗，皱起眉头对李勇说：“看来，你是算不出，也赔不起。李勇，一分钟也不能拖了，马上把狗赶出去！”

李勇一偏大脑袋还想说什么，可当他看见方老师那严厉的目光时，心虚地低下头，嘀嘀咕咕地说着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清的话。

于小玫气呼呼地说：“还不快点呀，再拖下去，你更赔不起了！”

李勇肚子里象有一大堆干柴在哗哗啦啦地烧，烧得他一肚子全是火。他的眼睛朝小狗瞥瞥，心里暗暗骂起来，该死的家伙，干嘛不在讲台里好好呆着，偏来闯什么祸！“滚出去！”他冲着小狗发开了火。

小狗吓了一跳，它轻轻地往后退几步，鼻子里不满地哼哼着。这个小主人也真是，你知道关在黑咕隆咚的讲台里是啥味道哟！

李勇朝小狗挥挥拳头：“嘘嘘，出去，滚回家去！”

小狗对主人的态度很不满意，它“汪汪”地提着抗议，气哼哼地甩甩尾巴走了。

小狗走了，一场风波结束了。可方老师的心里还没有平静下来。她眼光从李勇身上移到校园里那一棵棵挺拔的小松树上。

于小玫看看方老师。这个年轻得象他们大姐姐一样的女教师，在想着什么呢？

于小玫把教鞭送到她手里，轻声说：“方老师，上课吧！”

这根细长光滑的教鞭，在方老师手里，分量显得格外重。她轻轻地抚摸着教鞭，抬起头亲切地说：“好，同学们，都坐到自己位子上去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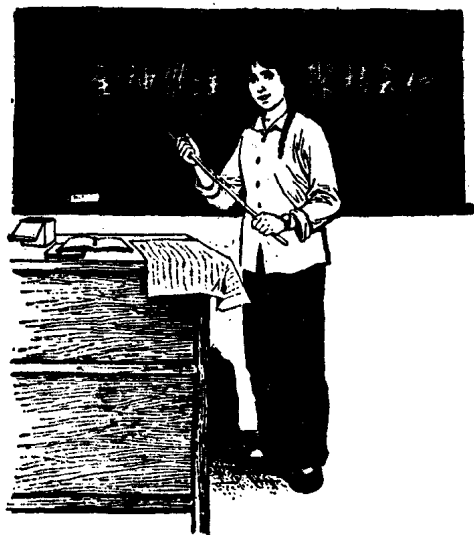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教室里却一时安静不下来。同学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朝最后一排的大脑袋直瞪眼睛，气冲冲的话一句接一句地冒出来：

“好好一堂课，全叫他闹翻了！”

“方老师干嘛不没收他的狗！”

这会儿，李勇的大脑袋里象飞进了一千一万只嗡嗡乱叫的绿头苍蝇。他的眼睛好象穿透了教室的墙壁，学校的围墙，看着他的小狗往家走。慢慢地，慢慢地，教室里的声音好象离他越来越远了，他的大脑袋已经跟着小狗回去了……

这时，于小玫双手按着桌面站起来了，两条黑墨似



的眉毛皱在一起。她把自己弯钩钩的小辫子往后一甩，跺跺脚说：“别讲话啦，别讲话啦，再讲，一节语文课就白白过去啦！”

方老师朝于小玫笑笑，挥挥手叫她坐下。接着，她抬起黑长的眼睫毛迅速朝大家看了一眼，举起教鞭，指着黑板上的字，用清亮悦耳的声音领读着：“全神贯注……”

“全神贯注……”声音齐崭而响亮。

方老师知道，全班四十几个同学中，有一个还没有“全神贯注”，她看看大脑袋，心里在细细地琢磨着……

二 小班长的心事

放晚学了。

于小玫背着书包，跑进宿舍大院，一口气跑完二十级楼梯，推开自家的房门。猛地，她跨进门的右脚轻轻地收了回来。她依在门框上，侧着头，出神地听着。

爸爸的房间里，传出一阵熟悉的、用钢笔套敲玻璃台板的声音。

爸爸是个公安干部。每当他接到一个复杂的案子，坐在窗前的办公桌旁思考、分析时，总是习惯地拿钢笔套在玻璃台板上敲。刚开始，声音是缓慢深沉的。随着爸爸思考、分析的深入，那声音越来越急，最后，就会响起低沉雄壮的歌声：“向前，向前，向前……”

到这时候，于小玫知道，爸爸的脑子里，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动方案。换句话说，爸爸已经给那些犯罪分子布下了天罗地网了。

“笃、笃、笃”，声音是缓慢、深沉的，一下一下敲在于小玫的心上。这声音，在于小玫听来，好象是小黄狗在讲台里发出“咚、咚、咚”的声音。一想到这个，于小

玫的心里就象压着一块大石头，沉甸甸的，气都有些喘不匀了。她没有惊动爸爸，踮着脚尖，轻轻地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在做作业的小圆桌前坐了下来。

圆桌上的镜子里，映出一张心事重重的娃娃脸。十二岁的小班长，正为自己班里的淘气鬼发愁哪！她从书包里拿出全班的记分册，象爸爸那样专心地思考分析起来。

看看，李勇的狗越养越大，他的学习成绩可倒了八辈子霉啦：好象大冷天房间里的一支温度表，本来那道红杠杠升得就不高，这会儿突然被人插到冰窟窿里，红杠杠一下子降得很低了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门缝里挤进李勇半个脑袋，也怯生生地伸进小黄狗毛茸茸的脑袋。李勇和于小玫是邻居，就隔着一层楼板。他见于小玫两只眼睛笔直地盯着他，连忙“声明”在先：“我不找你。于伯伯在家吗？”

于小玫一见到他的狗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她不高兴地回答：“在工作。”

李勇怀着十二万分崇敬的心情，咂咂嘴巴，神秘地问：“又是捉坏人吧？”

于小玫冷冷地点点头。

李勇更来劲了，他用脚逗逗小狗，认真地问：“捉坏人要带狗吗？”

于小玫忍不住刺他一下：“要，要，还要把狗藏在讲

台里。”

李勇可不是那号会把讽刺当表扬的大傻瓜。他看看于小玫两条弯钩钩一样的小辫子，鼻子里轻轻地“哼”了一声，你个小丫头懂什么？

这一声“哼”，倒把于小玫提醒了。

方老师常说，于小玫啥都好，就是有时脾气太急躁，碰见不顺眼的事，一定要讲上一气才痛快，要不然，舌头痒痒的真难受；有时“通”一下子话出去了，过后想想，后悔得差点没把舌头咬下来。

于小玫不由得悄悄地伸伸舌头，挺抱歉地朝李勇笑笑，拍拍凳子说：“李勇，你进来坐，我跟你说句话。”

于小玫态度突然起了变化，李勇暗暗提高了警惕。他走进屋，没有坐下，摆出一副时刻准备“起步走”的架势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讲吧！”

于小玫带着研究的神态朝他看看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你把右耳朵塞上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李勇打了个楞。



于小玫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“我们的话你不是常常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吗？不塞好右耳朵，我不是白讲了吗？”

李勇想生气，但也忍不住笑了：“有什么事说吧，我听着。”

于小玫热情地看着他：“李勇，说正经的，我们放晚学后开了个会，讨论了班级情况，决定成立个补课组。”

李勇舒了一口气，换了个站的姿势。

于小玫盯着李勇的眼睛，继续往下说：“参加补课组的有我，陆萍萍，你，还有刘桃桃，赵瑾……”

李勇马上又恢复了“起步走”的架势。

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刘桃桃是什么人？语文、算术考不及格，连家都不敢回，老鼠胆量！还有赵瑾，黄毛丫头，有时还拖两条鼻涕哩，生了几天病，功课跟不上，就成天价哭鼻子抹眼泪的。哼，叫我跟那些人在一起，呸，砍了头也不干！

“李勇，”于小玫诚恳地说，“方老师不是常常对我们说，学校象一座工厂，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这台大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零件，我们每个同学，都要做一个优质零件，可不能当废品啊！”

李勇的脑袋“轰”地一响，什么？我李勇是废品？哼，人家要在大机器的心脏里，做一个主要零件哩，可你却小看人！李勇想跺跺脚后跟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他向

往地朝于小玫爸爸房间里瞥了一眼，终于“起步走”了。

于小玫追到门口叫他：“李勇，你看看，你的成绩统计表，不补课还行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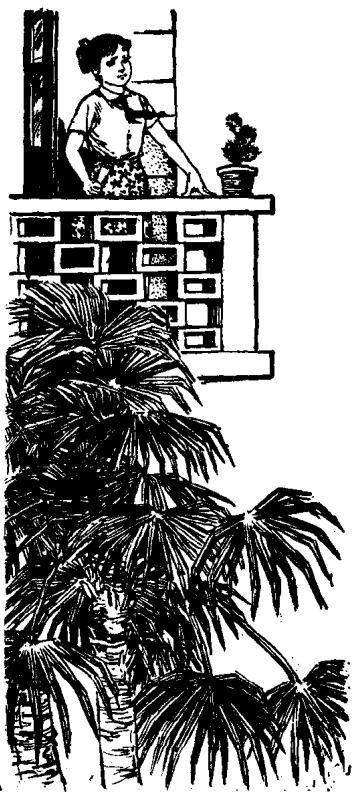
李勇头也不回，噔噔噔地跑下楼梯。于小玫挥着统计表连连喊：“李勇，李勇！”赶巧，小黄狗从她脚旁钻过去。她拦住小黄狗，把成绩统计表送到狗面前：“快，捎给李勇！”

小狗“汪汪”叫着，张口咬住统计表，一颠一颠地下楼追主人去了。

看来，要搞好补课组还真不容易呐！“方老师说对呀，补课先要补思想。”于小玫心里默念着，不由自主地走到阳台上，习惯地踮起脚尖，朝正前方望去——

不远处，有一幢淡黄色的楼房，正努力从绿树丛中探出红色的尖顶，似乎在迎接西边瑰丽的火烧云。

这是于小玫的学校，他们的方老师就住在学校里。



今天放晚学后，这个插队三年，在长江边的村子里入党，由贫下中农推荐来的新教师，看完于小玫、陆萍萍的补课计划，露出碎玉似的牙齿，静静地笑了。她不紧不慢地用手掂着这两张薄薄的纸，好象要掂出它的分量来。

陆萍萍有点担心地问：“方老师，这计划订得太多了？”

方老师摇摇头说：“不，太少了！”

“少？”于小玫睁大眼睛，脸上露出了惊疑的神色。

“我说嫌少嘛！”陆萍萍得意地看看于小玫，扳着指头说：“你跟李勇是邻居，其实呀，这早上、中午、晚上的时间全能用上去！这样一来，他就没时间玩他的狗啦！”

方老师挺有兴趣地问：“要是他不肯来呢？”

这可难不倒陆萍萍，她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们去等他，再不，补课组到他家里去活动。”

方老师指指头问：“要是他脑袋不肯来呢？”

“嘻”，陆萍萍以为方老师在跟她开玩笑哩，脑袋嘛，不就长在脖子上头，怎么会分家呢？可是仔细一想，她又怔住了，觉得这个问题挺难回答。

在一旁动了好一会儿脑筋的于小玫突然明白了：“哦，方老师，你是说，补课先要补思想，是吗？”